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十三回 破番營康王奔逃 殺定方伸雪父仇

詩曰：數年冤恨到如今，仇上加仇洗不清。

羅通險失車輪手，虧得屠爐作救星。

那羅通看見馬前馬後都是槍刀，並沒有去路，只叫：「我命休矣！」驚動城上蘇定方，在垛內見了不勝歡喜：「如今這小畜生性命一定要送番兵手內的了。為此借刀，殺我孩兒仇恨已報！」

不表蘇定方在城上得意。單講番營盤內赤壁營，康王同了屠封丞相、屠爐公主等正坐龍位。此時正張掛銀燈，忽聽得外面殺聲震地，金鼓連天，忙問道：「營外為何吶喊？」小番稟道：「啟上狼主，只因外面有一南朝小蠻子，名喚羅通，十分利害，連殺三門，無人抵敵。如今在西城被元帥圍住，將要活擒蠻子了！」屠爐公主聽見，心內吃驚，暗想：「我把終身托他，叫小將軍殺進番營，共救南朝天子，如今他在西城廝殺，一定人困馬乏，況且祖車輪斧法精通，必然性命不保，倘有差遲，豈不怨恨於我？不如出營前救護夫君，也表我一片真心為他。」公主算計已定，開言叫聲：「父王！南朝這羅通驍勇異常，兒臣飛刀尚被他破掉，何在祖元帥！這叫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然是這些番將圍住，也難擒他。不如待兒臣前去助元帥一臂之力，捉了羅通。」康王大喜，說：「王兒言之有理，快快前去！」

那時公主上馬，提了兩口繡鸞刀，出了番營，並不帶番婆、番女，徑走西城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圍繞一圈子，在裡廝殺。聲聲只聽得叫：「我命休矣！誰來救救？」公主暗想：「分明在那裡叫我。」連忙衝前一步，大叫：「眾將閃開！元帥，我來助戰，共擒羅通！」眾番將殺得氣喘吼吼，聽見公主娘娘來，大家閃在一旁讓開。屠爐公主這一馬衝過來相救羅通之事，我且慢表。

先講木陽城內貞觀天子李世民，坐在銀鑾殿上。兩邊眾公爺站立，徐茂公立在左側，皇爺開口叫聲：「徐先生，你的陰陽當初條件有准，到今朝程王兄討救之事，卻有差了。」茂公說：「陛下何以見臣陰陽不准呢？」朝廷道：「前日程王兄去討救兵的時節，先生也曾算他今日辰刻救兵到木陽城了。如今寡人在此候了一天，不要說辰刻，如今已到戌刻，還不見至，想救兵今日一定不來的了，豈不是先生陰陽不准？城中糧草看看盡了，再是五天救兵不到，絕了糧草，還有什麼天賜王糧到來不成？」茂公道：「陛下龍心請安。臣陰陽有准，算定今日辰刻救兵到，一些不差，救兵辰刻已到木陽城了。」

皇爺說：「先生，怎麼既然辰刻到的，為什麼至晚還不進來見寡人？」茂公叫聲：「聖上！有位小公子獨馬進番營，因城門緊閉，又被番兵困住在城外廝殺，故而辰刻至晚不見進來。」朝廷說：「有這等事？」側定耳朵聽一聽，說：「阿唷！」只聽得外邊炮響連天，戰鼓似雷，喊聲齊聲，鬧殺不住。那朝廷聽罷，龍顏大怒，說：「秦王兄，今日輪差那位官員巡城，這等欺朕？救兵辰刻到的，至晚還不來奏，閉住城門不放御姪進來，是什麼意思？」秦瓊叫聲：「陛下！今日乃銀國公蘇定方巡城，不知他為什麼緣故不來奏知。」

尉遲恭不覺大怒，說：「陛下！那蘇定方不來奏知我王，分明欺君，暗為國賊，一定他反了！待臣前去擒來。」那時尉遲恭跨上雕鞍，出了午門，竟走北城去了。不必說他。

茂公開言叫：「秦三弟，你快令眾將連夜衝殺番營，好外應裡合，一陣成功！」叔寶領了茂公之命，遂傳令大小三軍，披掛端兵，擺齊隊伍，先鋒、副總都是披掛起馬。馬、段、殷、劉、王五將，大家跨上馬，刀的刀，槍的槍，各帶能幹家將數十，出了銀鑾殿。燈球亮子照耀如同白晝，秦元帥領三軍往北城來，且慢表。

這裡馬三保、段志遠、殷開山、劉洪基各帶三軍殺出四門，我且慢表。

又要說外面番將圍繞羅通，正在廝殺，見屠爐公主上來，大家閃在一邊，讓公主衝到祖車輪馬前，喝聲：「呔！羅通，照刀罷！」綽這一刀望祖車輪頂樑上砍下來。車輪不曾提防，要躲閃也來不及了，說：「阿呀公主！怎麼斬錯了？」口內叫斬錯，頭偏得一偏，貼中左肩一隻脖子砍了下來，在馬上翻身倒地。羅通見了，滿心歡喜，縱一步，馬上望車輪一槍刺個後背透前心。

可憐一員大將，死於非命。那些眾番兵見公主斬下元帥脖子，大家喧嚷：「公主娘娘反了！」唬得屠爐女面如土色，到望那一首跑了過去。羅通如今膽大了。串動梅花槍，見一個挑一個，好挑哩！一邊在此戰。

再講到城內，尉遲恭衝上城頭，他是個莽大夫，叫一聲：「拿反賊！蘇定方不要走！」豁喇喇一馬衝過來了。這蘇定方聽言心內一跳，回轉頭看時，卻原來是尉遲恭，心內倒覺著自己不是了，忙叫心腹家將快快下去開城逃命。

定方提了大砍刀，下落城頭。四員家將把城門大開，墜下吊橋一下，蘇定方衝出城去了。尉遲恭大怒，說：「阿唷！可惱，可惱！天子有何虧負你，敢背反朝廷，私開北城。倘有番兵衝殺來，豈不有驚龍駕！你思想還要逃走性命麼？」隨後趕出城來。

蘇定方拼命縱過吊橋，卻正遇羅通馬到跟前，見了不覺大怒，說：「蘇定方，你往那裡走！」這一聲叫，嚇得定方魂不附體，帶轉馬望那一首跑去。

正逢屠爐公主衝來，他聽得羅通叫聲：「反賊蘇定方。」必定要捉他的意思。

見蘇定方衝過來，他就縱一步馬，向前照著蘇定方夾背領一把抓住，說：「在此間了！」捉在手中，望著羅通那邊一撩。羅通雙手接住，回頭看見尉遲恭在吊橋上，叫聲：「尉遲老伯父，待小姪丟蘇賊過來，你接著！」把定方一丟。敬德說：「在這裡了！」接過來捺住判官頭上，帶轉韁繩進城去了。只見叔寶領兵衝出，便叫：「秦元帥，蘇定方已被未將擒住在此，不勞元帥費力。」叔寶說：「本帥奉軍師之命，連夜衝殺番營，一陣成功。尉遲將軍快把蘇定方拿往銀鑾殿見駕，速來助戰。」尉遲恭應道：「是！某家知道。」

尉遲恭忙到銀鑾殿說：「陛下，蘇定方拿在此間了。」天子說：「將這反賊綁在龍柱，王兄前去助元帥衝營回來，然後處決。」尉遲恭一聲：「領旨！」

綁了蘇定方，就往北城衝出。

先講秦瓊，帶領諸將衝過吊橋，見了羅通說：「姪兒！伯父在此，大膽衝進番營，就要裡應外合，一陣成功了！」羅通見伯父如此言，就放出英雄本事，一騎馬衝到營前，手起槍落，好挑哩！

屠爐公主聽說唐兵衝進，假意喊聲：「不好了！唐將驍勇，爾等還不逃命，等待何時？」口內說這句話，手中刀好似切菜一般，把自家番兵亂剝，人頭碌碌亂滾，如西瓜相似的。有的說：「公主娘娘反了！」就是一刀。殺的這些番兵「反」字都不敢叫，由著屠爐公主見一個殺一個。衝進御營盤，假意說：「父王、父親！不好了，南蠻利害，踹進番營、御營來，快些逃命！兒臣在此保駕斷後。」康王聽言，魂飛魄散。相同丞相跨上雕鞍，叫聲：「王兒，保魔逃命！」棄了御營，不管好壞，竟自走了。只見外邊煙塵抖亂，盡是燈球亮子。喊殺連天，震聲不絕，營頭大亂，奪路而走。後面公主雖是斷後，卻回頭看看羅通在那一邊廝殺，就把頭點點說：「你隨我來。」羅通公然安心，串動梅花槍，隨定公主馬後不住的亂打亂刺。秦瓊領了諸將三軍，跟住羅通追殺上來。他這條提爐槍好不了當！撞在馬前就是一槍。也有刺在面門，也有刺入前心，也有傷在咽喉，死者不計其數。挑人如打戰，吶喊似雷聲。一個公主在前引路，喊聲：「不好了！」一刀。說：「父王快走！」

又是一刀。喊叫百來聲「父王不好」，殺了百來個人了。這兩口刀掄在手中好殺，也有砍破天靈蓋的，也有頭落塵埃的，也有連肩卸背的。殺得來：天地皺雲起，烏鴉不敢飛。狂風喧四野，殺氣敲騰騰。棄下營和帳，卸甲走如飛。

東有平國公馬三保、定國公段志遠二位老將，領三千人馬衝進番營。馬將軍手內金背蔡陽刀，舉起上面摩雲蓋頂，下面枯樹翻根，豁綽亂剝；段將軍手中射苗槍，串動朝天一柱香，使下透心涼，見一個挑一個，見兩個刺一雙。慘慘愁雲起，重重殺氣生。

西城有開國公殷開山、列國公劉洪基二位老將，帶三千人馬衝殺過來。

殷將軍這條紅纓槍好不利害！左插花，右插花，月內穿棧，嗖嗖的亂挑個不住；劉將軍擺開象鼻刀，使動上面量天切草，護馬分鬃，人頭亂滾。血流成河，屍骸疊疊。

有長國公王君可，把手中青龍偃月刀不管好壞，撞在刀頭上就是個死。

那一首尉遲恭好不了當！舉起烏纓槍，朵朵蓮花相似；坐馬兒郎著得一槍，傷人性命無數。番兵屍首堆得土山一般。大家只要逃得性命，奪路而走。四門營帳多殺散了，歸到一條路上逃命。

這一首羅通隨定公主廝殺。看來營頭大散，遂發信炮一聲，驚動程咬金老將軍，叫聲：「眾位姪兒，發信炮了，快些衝營！」那些將士上馬提刀，帶領了大小三軍。咬金舉起手中斧子，領了眾公子豁喇圍上來了，把這些番兵裹在當中，好一場大殺！內邊眾老將殺出，外邊眾小將殺進去，殺得番邦人馬無處奔投，可憐：血流好似長流水，頭落猶如野地瓜。

這一殺不打緊，殺得番兵神號鬼哭，迫殺下去有八十里路。逃命無數，傷壞者也不少，草地上的屍骸斷筋折骨者，分不出東西南北。正所為：一陣交兵力不加，人亡馬死亂如麻；敗走番人歸北去，從今再不犯中華。

這一首，秦元帥發令鳴金收兵。只聽一聲鑼響，各將扣定了馬，大小三軍都歸一處，齊集隊伍，退轉木陽城去了。

如今再講到赤壁寶康王，雖有屠爐公主同屠封丞相保護，只是嚇得來魂飛魄散，伏在馬上半死的了。丞相見唐兵都退了，方敢把馬扣住，說道：「狼主甦醒，唐將人馬退去了。」康王那時才言說：「阿唷，嚇死魔也！嚇死魔也！」吩咐且紮營。這一首扎住營盤，公主進了御營。康王說：「王兒！虧得你斷後截住唐兵，魔家性命不送。若沒有王兒，魔千個殘生也遭唐將之手了！」公主心下暗想：「好昏君！我心向唐王，殺得你們大敗，還道我保著自家人馬，真正是呆癡懵懂之君了！」遂回言道：「父王！唐將實為驍勇，兒臣難以抵擋，所以有此損兵折將。望父王赦罪，待兒臣出去收軍。」說罷，遂走出營外，敲動催軍鼓。也有願者轉來，不願者竟逃命走了。三通鼓完，番兵齊了，點一點二十五萬番兵，止剩得五萬，還是損手折腳的。就是大將，共傷一百零三員。康王叫聲：「王兒，魔開國以來，未曾有此大敗！今殺得片甲不存，元帥又遭陣亡。孤掌北番不能爭立稱王，倒不如獻了降書罷！」

屠封說：「狼主降順大邦，不待而言。但唐兵已退，不來追殺，也蒙他一點好生之意。我們且退下賀蘭山，整備降書、降表，看他們來意若何。唐王起兵到賀蘭山來，我們歸順。不來，我們也不要投降。」康王說：「丞相之言有理。」吩咐埋鍋造飯。屠爐公主只等唐邦媒人到來說親。

再說道眾國公與眾爵主領兵入城，皆住內教場。元帥同眾大臣上銀鑾殿，有程咬金啟奏說：「老臣奉旨討救，一路上因關津阻隔，所以來遲，望陛下恕罪。」朝廷說：「王兒說那裡話來。朕蒙老王兄豪傑，獨馬殺出番營，往長安討救，其功浩大，請王兄平身。」咬金謝恩起身。又有一近小爵主俯伏說：「陛下在上，小臣秦懷玉、程鐵牛、段林、滕龍、盛蚊兒駕。不知萬歲被困番城，所以救駕來遲，罪該萬死！」朝廷說：「眾位御姪平身。寡人被困番城，自思沒有回朝之日。虧得眾御姪英雄，殺退番邦人馬，其功非小，更有何罪？」眾小爵主道：「願我王萬歲，萬萬歲！」大家起身，站立一邊，單有羅通淚如雨下，不肯起身。朝廷一見，大吃一驚，說：「王兒，你有什麼冤情，如此痛哭？快快奏與寡人知道。」羅通哭奏道：「阿呀父王阿！要與兒臣伸冤啊！」朝廷說：「王兒既有冤情，須當一一奏聞。」，羅通說：「兒臣當初未及三歲，父親早喪。年幼在家，也不知其細。不道前日父王旨意，命程伯父到長安討救。兒臣思想救父王龍駕，所以奪了二路掃北元帥之印，樂樂然領人馬到白良關。其時正遇守關將利害，難以得破。悶坐營中忽朦朧睡去，見我祖父、父親到跟前，身帶箭傷，說：「不孝畜生！你祖父、父親為王家出力，死於非命。你不思與祖父、父親報仇，反替不義之君出力！」」

朝廷說：「王兒，有這等說，應該就問他那一不義之君。」羅通道：「臣兒也曾相問，他說：「為父與當今天子太宗出力，乃一旦隱於泥河，亂箭慘亡，身遭蘇定方毒手。朝廷不與功臣雪恨，反把仇人封妻蔭子。你若要與皇家出力，倘後身亡，那時羅門三代冤仇誰人得報？」說罷驚醒，兒臣才知蘇定方是大仇人了。以後破關過來，單槍獨馬殺進番營，為何蘇定方不肯開城，反使兒臣團團殺轉？幸虧兒臣槍法利害，敵住鬥戰。不然被番將傷了，一條性命白白又送與定方毒手。這倒還可，為兒臣者該當盡忠於父王，以立勛名於麒麟閣。但傷了兒臣，父王龍駕困在番城，誰來解救！伏望父王龍心詳察，蘇定方懷仇欺君誤國，該當何罪？」朝廷聽言大怒，說：「阿唷，阿唷！可惱，可惱！寡人有何虧負這逆賊，竟敢用暗算毒計，心向番王，把寡人的龍駕戲弄，真正是一個大奸大惡的國賊了！阿，王兒，你把蘇定方怎樣處治了，與祖父報仇。待朕設奠親自請罪羅王兄便了。」羅通方才謝恩：「願父王萬歲，萬萬歲！」立起身，來到龍柱上解下綁縛，扭將過來。這蘇定方口稱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死去與羅門仇深海底矣！」朝廷說：「王兒且慢動手，傳旨與光祿寺備筵當殿御祭。」這一邊銀鑾殿上擺了一桌酒饌。有羅通拜了四拜，扯起一口室劍，叫聲：「祖父、父親！今日陛下親在賜祭，仇人也在，孩兒與你報仇了！」就把劍望蘇定方心內豁綽一刀，鮮血直冒，把手一撈，撈出一顆心肝。定方跌倒塵埃，一員大將歸天去了。底下有撓鉤手拉去屍骸，不必細表。

單講羅通把這顆心肝放在桌上說：「祖父、父親！仇人心肝在此，活祭先靈。慢飲三杯，安樂前去，超生極樂！」朝廷說：「羅王兄陰魂渺茫，朕欲待拜你一拜，但君不拜臣，秦王兄與寡人代拜一拜。」秦瓊走過來拜了一番。這一首眾公爺也來相拜。

君臣義重今相見，父子情深舊所聞。